

也是他最突出的艺术个性。哪怕到了耄耋之年，人们依然看到他像一个少年那样保持着勃勃生气，尝试各种新奇的事物：除了画画、写作，甚至和年轻人一样练拳击、抽雪茄、玩跑车。有一年，白岩松去拜访黄永玉，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法拉利，惊讶地问：“老爷子，您都这岁数了，还玩跑车？”九十三岁的黄永玉不屑地说：“我又不是老头子！”

正如他给自己的自传体小说所起的题目那样，他一直是那个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”，无论12岁，还是99岁，如此漫长，如此浓郁，一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。

“我很认真在做这件事”

今年农历七月初九8月12日是黄永玉先生百岁诞辰，6月25日，“如此漫长，如此浓郁——黄永玉新作展”在中国美术馆举办，引起巨大轰动。此次集中呈现的159件黄永玉晚年新作，展示了他90岁以后的创作状态和艺术追求。主题名取自黄永玉1979年所写文章《太阳下的风景——沈从文与我》中的一句话——“经历的生活是如此漫长、如此浓郁，那么彩色斑斓”，似乎也意在展现黄永玉跨越一个世纪的生命，漫长浓郁而又斑斓多姿。

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，黄永玉做了别人也许一辈子都做不完的事情。这十年，他完成了几十年前就念念不忘要写的自传体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，终于完成了三部曲，从自己的出生写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，为这部262万字的自传体小说画上了句号。

黄永玉

笔名黄杏樾、黄牛、牛夫子。1924年七月九日（农历）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县，祖籍为湖南省凤凰县城，土家族人。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，中国国家画院版画院院长，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艺术家。

2023年6月13日3时43分，黄永玉逝世。

之后，他开始不停地画，每天不停地工作着，一直在为自己的百岁画展积极准备。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，从八十画展到九十画展，每逢整寿，他总会推出一批新作，让人眼前一亮。九十岁后，他就开始发愿准备百岁画展的作品。当朋友问起这批画作与之前的作品有何不同，黄永玉开心且不无自豪地回答：“好！好在有头脑。自己觉得比以前画得好。我的这些画是所有同行都没有见过的，我很认真地在做这件事！”

正如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所说的那样，黄永玉通过此次新作展恐怕要解决三个问题：第一，就是解决“吓你一跳”的问题。第二，就是证明自己“头脑有多好”的问题。第三，就是要表演“手有多稳”的问题。黄永玉生前曾说：“我这辈子活了快一百岁，运气都是路边捡来的。逢凶化吉。老实人和狡猾人都难以相信。”从这次展出的这批新作来看，的确让人“难以相信”。比如《李时珍先生随想》一图，黄永玉用极为精到的白描，描绘了笑吟吟的“药圣”垂头望着一条缠在自己腿上的金钱白花蛇，衣纹上布满细若游丝的线条，造型极为高古，仿佛南北朝时期的石刻造型。在这

幅长达314厘米的大画里，黄永玉用白描画了近百种动植物并一一标注，最后又在人物衣褶的空白处，用小楷密密麻麻地写下一大段题跋，整幅画面笔触细致，气息流畅，高古清雅，很难想象出自于九十七岁的老人之手。

熟悉黄永玉的人一定知道，欣赏他的画作，不仅要画画，更要读画上的文字。他曾说：“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，第二是雕塑，第三是木刻，第四才是绘画。”他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留在了画面中，与画面的内容相应和。正如吴洪亮所评价的那样：“到处都是视觉惊艳和脑筋急转弯。满满的金句彰显黄氏幽默，带着乡土气息，搅拌着湖南人的霸蛮与灵泛。”细赏这些作品，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其背后的故事，更能看到一位百岁老人对青春的回忆，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感悟。这份冷静、睿智、风趣、幽默，汇聚成一个如此浓郁而斑斓的黄永玉。

清代学者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说《庄子》“意出尘外，怪生笔端”，这句话用来评价黄永玉鲐背之年的画作竟也十分贴切。画面极其怪诞高古，其意旨却“无端而来，无端而去”，留给人许多思考与回味。在《宋元君到底想画啥图》里，黄永玉画了八位画师，四老四少，包括一位大腹便便的画手。他们各自情态生动，构图上呈“鱼咬尾”状，转着圈儿由一个画出另一个。他们作画如醉酒、如舞蹈、如嬉戏，形貌旷放，任性恣意，是黄永玉的夫子自道，也是他对画者“解衣般礴”、跳脱法度、不拘形迹的独特诠释。据史料记载，宋元君是春秋战国时

文学在我的生活里是排在第一的，第二是雕塑，第三是木刻，第四才是绘画。